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第一三六七號｜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興縣騾馬大會啟事

爲便利羣衆調劑牲畜、種子、生產工具，擴大生產，發展貿易，特別是幫助得到土地的農民徹底翻身，特在興縣城召開騾馬大會六天，自舊曆二月初一起到初六日止（即陽曆二月廿一日至廿六日），大會期間，公私商號準備大批貨物廉價出售，並發動各地羣衆之有計劃的回城銷售土產，並邀請鄰區人民劇社及其他劇團每日出演助興，希各地民衆屆時前來趕街。此告。

興縣騾馬大會籌委會

人民時代停刊啟事

爲節省人力物力，本刊決定暫行停刊，希各地讀者訂戶直向訂刊處索取剩餘訂款爲盼，並希原諒。

人民時代社啟　二月十二日

領導上未弄通土地改革政策

左雲土地問題多未解決

已解決土地問題的村莊，果實處理不公不妥，地權亦未確定，群衆覺悟未提高。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左雲土地改革運動進行已近一年，最近檢查全縣三百二十一個自然村中，比較澈底解決土地問題者三十四村，大部解決者十七村，解決一半者五十九村，個別解決者（即一村中解決三五戶者）六十四村，完全未動者一百四十七村。由此可見該縣已解決土地問題之村莊尚不及半數，大部份村莊尚是「空白」。其中有兩種情形：一種以三區爲典型，該區很少地主，多係自耕農及貧僱農，一般認爲很難解決，加之靠近豐鎮、大同，對敵鬥爭中未進行土地改革，故該區土地狀況基本上未動。一種以一區之威魯堡一帶爲典型，封建地主勢力絲毫未動，縣區幹部很少去那裏工作，更未發動羣衆，人民仍苦於封建勢力之統治，此類村莊各區都有，甚至城關附近大路上的南八里莊、朱家窰子等村亦然。

如進一步觀察，更可發現該縣已經解決土地問題之村莊，亦不澈底，這裏又有三種情形：（1）滿足於清算漢奸惡霸的浮財（銀錢物資），其中包括侵犯一部份中農的利益，而對於地主土地的興趣反不如對浮財的興趣大，結果浮財花光，土地沒有解決。（2）據統計該縣一年來從地主手裏已拿出七萬一千四百零五畝土地（另有上等水地二百八十一畝），但這些土地，一部份分配不公，只分給參加清算的羣衆，幹部又多分土地。一部份則至今未分，保存在農會名義下或充作軍火田。所有這些分配過的土地，幾乎全都未立地契，土地的新主人尚未得到地權，因此只割青苗不願種地，任其荒蕪的現像，各區都有。縣城東北八里的前八里莊，可爲此種情形的代表。部份得到鬥爭果實的農民，竟向地主退還土地和耕牛。因此影響到幹部民兵和羣衆三者之間的關係。（3）一部份破產地主趁勢贖回土地，仍然出租，恢復昔日情勢。如二區嘛家溝鬥爭大地主大惡霸李郁發，破產地主戈玉彥贖回土地三百畝出租，而許多沒有租佃關係和借貸關係的貧苦農民，則仍無土地。

縣擴幹會議確定

全力進行土地改革

最近該縣召集擴幹會，對上述嚴重毛病作了深刻檢查，認爲還是領導上沒有深刻了解土地改革的意義，急於求功完成任務，不深入工作，和某些村幹部的自私所造成的。因而方式上是強迫命令，故縣教育羣衆，沒有使羣衆自覺起來鬥爭。連貧苦羣衆對政策亦多不了解。而羣衆的變天思想仍未消除。該幹會在糾正幹部思想和作風這一問題上，得到初步成功，明確認識土地改革是發展生產，加強自衛戰爭，提高羣衆覺悟諸問題的關鍵後，決議以全力開展土地改革，糾正以前錯誤，改造幹部作風。對土地缺乏之村莊，進行村與村之間調劑，或發展其他生產，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方針，堅決幫助羣衆生產發財。現擴幹會已閉幕，全縣幹部已分頭下鄉按支點進行工作。（甘惜分）

離六區群衆中

湧現大批模範看護

設立轉運站水站，春節不誤照顧傷員

（離石訊）六區羣衆看護傷員中，湧現了許多模範看護。抗屬閻照人老漢六十多歲了，傷員住在他家後，他怕天冷凍了傷口，便在炕上生了個木炭盆子，又把家裏所有的被子給傷員蓋上，一連看護了四夜，臨走時閻老漢送給傷員六千元路上零花，還小心囑咐他安心的到後方休養。劉二理老漢因看護傷員，三天三夜沒有回家，把眼熬紅了，腿也站腫了，有一個重傷員不能動，大便時他把傷員背到毛房裏去；另一個傷員頭部受傷，他用熱水把血渣洗乾淨，使傷員能安心休息，傷員感激的說：「你老人家對我這樣好，我怎樣報答你的恩情呀！」呂德明家四口人都參加了看護工作，十一歲的女孩子，給傷員餵飯餵水。平介小學女生劉英，家裏很貧苦，她把自己的花花被子讓給傷員蓋，自己晚上穿衣服蓋。像這樣的模範事例還很多，看護傷員中六天內就發現了二十三個模範看護員，一月二十七日區上召開羣衆大會進行獎勵，其中特用的十名獎給手巾，又獻了花，更加提高了羣衆支援前綫的熱情。（李寅、楊興、陳彬、德茂）

（又訊）六區成立了支援前綫委員會，使工作井然有序進行，爲了使傷員能迅速送到後方，在興城和王營莊四十里間，設立了兩處轉送站，每隔十五里又設立了水站，全區共四處，傷員沿途均能喝到開水。值年關時羣衆忙於過年，支前委員會爲不要因過年而放鬆了照顧傷員的工作，便召集村幹部和羣衆開會，進行了深入的階級教育，男女一百三十六人自願報名當看護，過往傷員都住上了暖房子，喝到開水了，羣衆還把過年留下的餃子等食物招待他們，並慰勞傷員幣一萬六千元。

叛變投蔣僅隔十一天

郝鵬舉在魯南就擒

郝部兩個師及總部全部被殲

（新華社魯南十二日電）郝鵬舉於上月二十七日叛變投蔣後，即就任蔣介石「四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及所謂「魯南綏靖區司令官」，並率部在隴海東段白塔埠以北解放區擔任魯南會戰蔣軍右翼，當於七日爲華東人民解放軍生俘，郝部二、四兩師及其總部於六日至八日間全部就殲。郝鵬舉被俘距其投蔣時，僅隔十一日。

勞動人民的光榮

綏蒙軍區機關駐地軍民

元宵節給老農祝壽

（新華社綏蒙十一日電）（遲到）元宵節，綏蒙軍區司令部，政治部給駐村羣衆五十歲以上的老人集體拜壽，這是一個破天荒的盛典，村裏有許多人一清早起，就打掃街道，收拾院子，部隊同志正在街道的牆壁上，張貼了紅紅綠綠的壽聯和祝辭。古老的村莊，顯得異常活躍，大街上敲鑼打鼓，吹吹鬧鬧。祝壽典禮開始了，六十三個壽星，穿着新衣服，扶着兒童的肩膀，拉着戰士的手臂走進會場。戰士把一朵一朵的紅花戴在壽星的胸前，請他們站在台上，受全村軍民三拜。邢文富老人的獨子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沒有人給他說媳婦，可憐他一想起這件事就要掉下淚來，可是今天眉開眼笑，拉着他的幼女向大家致謝說：「八路軍孝順我老漢，比我的親生兒子還強哩。」

一個老太太已經八十七歲了，步履艱難，兩眼昏花，可是她希望能夠再活十年，見見好世面。她說：「我家窮，過了八十三個生日，沒做過壽，今天八路軍給我祝壽，八路軍就是我的親兒孫。」六十六歲的秦得後老人，還是一位民間歌人，他走出人羣大聲唱道：「鑼鼓一響笑哈哈，八路軍擁護老人家，莫笑老人年紀老，比比台上年青人不差啥。」台下哄然大笑，軍區副政治部主任譚政委上台祝辭說：「勞動人民是永遠不老的，是永不朽的人，我們共產黨的事業必然要勝利。」羣衆說：「這樣好事都是毛主席安排的，我們給他老人家拜壽，祝他老人家萬歲萬萬歲。」（劉進、李富魁）

忻縣閻頑據點的牆壁上

到處寫着我方標語

閻軍士兵爭看宣傳品

（新華社晉綏十一日電）年節前後，忻縣邊緣區羣衆，曾配合地方武裝，進行宣傳活動。麻會、平社等閻頑據點附近的牆壁上，常發現許多標語寫着：「你們替閻錫山送死爲的啥」。某村羣衆聞知閻福入閻軍四帶帥三關的六百多個「奮鬥團」要調走，當即在該軍駐村牆上寫上：「閻錫山在李錢打了敗仗，調你們去也是照樣送死」，閻軍士兵看後，五六天中，跑出近二百人。另外還有紙做的簡短小傳單，放在閻軍來往路上，或送進閻據點上，被閻軍士兵看成至寶，秘密藏好，在僻靜處偷讀。近由平社逃出的一個閻軍對記者說：「我自看了一張小報，腦子裏就明朗了，一天正在毛房裏偷偷看着一個八路軍的小本子，突然叫班長跑進來，看見，一把奪去，可把我嚇壞了，但他看了一下，對我說：「你有這些什麼不早叫我看，以後我們班裏就都傳着看了。」（江濤）

隴海路南我軍擴大反攻

收復睢縣寧陵兩城

收復太康等五城之役我殲敵萬餘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十二日電）隴海路南八路軍於九日收復河南東部之睢縣、寧陵兩城，睢縣保安團全部被殲，寧陵保安團逃竄。寧陵距離蔣介石內戰據點隴海路不過十公里，睢縣距鐵路亦僅二十公里。這是劉伯承部旬日中在豫皖地區繼鹿邑、太康等五座縣城後收復之第六與第七座縣城。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十二日電）豫皖蘇八路軍上月三十日至本月二日四天中，收復太康、鹿邑、柘縣、杞縣、寧縣等五座縣城戰果，除已部份報導外，茲獲悉，此役共殲蔣軍七十五師、五十八師、國防部第三縱隊、河南省保安團等部萬餘人，計斃傷兩千，生俘團長張永承（前誤爲張永暉）八千餘人。

蔣機轟擾朔縣懷仁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蔣機轟炸平綏之後，美製蔣機連日又在我雁北各地肆虐，九日蔣機一架轟炸朔縣城，傷九人，已有三人斃命。十一日蔣機又擾懷仁，盤旋數週而去。

羣衆含淚控訴血案
下川坪惡霸押縣法辦

（本報訊）一月十九日本報刊出「保德下川坪被殺人惡霸統治四年」消息後，該縣領導同志並未十分重視，迅速予以正確處理。下川坪羣衆在恐怖中日夜防備着高登雲家的報復，因爲高登雲跳崖死後，他父親高讓宣布要給他的兒子「報仇」；而韓振基則依然擔任區級負責幹部。一月底，邊區高等法院所派王霖同志、二專署所派黃志剛同志，到達保德研究處理此案時，事情仍舊在掩蓋。一月三十一日，王、黃二同志與保德張政學同志及司法科長一同到了下川坪，召開羣衆大會檢查工作，羣衆立即湧來，含淚訴冤，連喊：「問題根本沒解決了」，要求召開大會，澈底清算高登雲等惡霸殺人犯的血債。當即應人民之請，將罪犯高雲卿、高懷、高孩子等拘捕起來，並於二月三日召開羣衆大會。附近寨溝、沙坪、桑園塌、林遮峪等村羣衆亦相率前來控訴，人數由一百九十六，陸續增加至三百餘人，大會連續舉行三天，當衆控訴者先後六十餘人，郝士元、劉建國、高登凱及郝納讓，都是全家老少參加控告，說到痛心處，淚俱下，對兇犯拳足交加，三天中，從早到晚羣衆哭聲不絕，悲憤之情無可抑止。五日下午，大會告一段落，將罪犯高雲卿、高懷、高孩解送縣府拘押法辦。村中轉入小組討論、清算。王同志等會後又到各家詳細訪問，有好多被姦污的婦女不敢在大會上說，會後在個別訪問中又控訴出來，只高雲卿一人，即强姦過十八個婦女。經過羣衆控訴大會後，羣衆已開始認識了這些惡霸怎樣破壞了新政權，他們根本不是新政權的幹部。現在仍在繼續發動羣衆控訴該惡霸等罪狀，並進行經濟清算，追賠償人民全部損失，同時並注意加強羣衆思想教育，從根挖窮根，以提高羣衆階級覺悟，澈底摧毀封建統治。（梁明）

韓振基撤職查辦
並永遠撤消其與抗屬女人的夫婦關係

根據專署決定，保德縣府於本月六日正式判決區幹部韓振基與抗屬女人楊亮花非法婚姻關係永遠撤消。韓振基身爲區級負責幹部，竟與殺人惡霸狼狽爲奸，撤職查辦，楊亮花由政府負責送回抗屬家。按楊亮花現年二十四歲，十六歲上與關局上村韓兆貴訂婚，次年（四〇年）韓兆貴參加八路軍，現在延安學習，家信從未間斷。但楊亮花在惡霸高紀（她舅父）指使下，於四四年非法與韓兆貴解除婚約，馬上又與韓振基結婚，並生有一三歲之男孩，縣府判決後，王文義同志代表政府親赴關局上村向韓兆貴同志家屬賠情，承認抗屬女人非法離婚、結婚，政府當時未制止是錯誤的，同時徵求韓四福（韓兆貴同志之父）的意見，商定處理辦法，如果韓四福同意，準備將楊亮花送到他家，誠心侍奉老人，孩子暫由母親撫養，政府幫助解決生活困難。如韓四福不同意，或主不了兒子的事，即勸他和政府共同給韓兆貴同志寫信說明處理經過，如韓兆貴同志也不願與楊繼續婚事，將來回家時政府負責幫助另娶女人，楊亮花即暫居娘家，另行出嫁，但不能再與韓振基成婚。（王霖、梁明）

關於處理保德高紀案件的聲明

編輯同志：

本月十九日貴報登載保德下川坪村殺人惡霸統治四年的消息中，有涉及法院判處高紀徒刑六年一節，與事實稍有出入，原事實如下：

一、去年六月十三日據保德縣政府呈報：事原因保高劉兩家小孩吵架，劉五林聽見他孩子哭即出去關口罵：這些破頭姑子與我小孩還吵，那時高紀也跑來，雙方發生口角，繼而互相徒手毆打，後由高保叔拉開，回去後，於鷄叫時劉五林死了，驗得胸部有傷青四小塊，保德縣判處高紀死刑，法院單純根據以上事實，認爲是傷害致死，改處徒刑六年，並未批覆「因先打人者，非往死打人矣」等語（編者按：該記者未見閱原批示，係據保德幹部口傳而寫其意──「該案純係傷害致死，而未著殺人動機」。一奀「係「意」字之誤）。

二、高紀於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由保德縣政府解送法院轉送監獄，距今二十來天，每日在監勞動並無回家之事，報載：「一驗即歸入生產除，任其隨便探家，自由自在」，與事實不符（編者按：此事係經保德縣政府處理的，該來稿未弄清，併此致歉）。除此之外，我們在覆核量刑時，只根據縣政府材料認定事實，未曾派員親去該村調查，單純以本案事實判處，的確是官僚主義作風，所提檢查工作的意見，是很對的，我們完全接受，督促將來，除派員親往下川坪澈底全面調查，依法嚴處外，特此聲明。

此致

敬禮

行署高等法院

一月二十一日

興市分得土地農民
丈量土地寫契約
冬學褒正醞釀複查

（本報訊）興縣市第一期土地改革已經完成，連日來，分得土地之農民，正協同農會測量土地，野界，步量土地，目樹立界石。冬學教員則幫助寫契紙。每夜晚，大家齊聚冬學，研究分配土地中有無不當之處，並搜集意見，準備進行複查。同時，提醒羣衆對改革土地認識模糊之處，發動討論。如去冬分配土地中，各機關將自己贖得的土地，無代價轉讓給農民，從討論中啓發羣衆認識各機關讓地是爲貫徹土地改革的政策。在醞釀複查中，羣衆又提出應分散的一些土地，並熱烈討論怎樣偃牛、整理農具等，準備生產及優抗代耕。羣衆生產情緒高漲，許多人都在忙着拾糞，七十多歲的烈屬孫永功一冬天拾下六十多馱糞，貧農白占檢拾下一百多馱糞，他說：今年不賣糞了，要往自己分下的地裏上呀！（孚）

交城東坡等村
偏重形式優抗

（八分區交城訊）交城東坡、牛家溝等四村幹部在區村幹部會議上檢討：他們在優抗工作中，表現了偏重形式，像默敲鑼鼓等表面的優待，每逢節日請吃飯或送禮等，但沒注意幫助和組織抗屬建立家務，進行生產。檢討後都認爲今後應改進此種作法。（蘇建乙）

洗雪奇冤
──記下川坪群衆的控訴──

梁明

衆怒趕走了疲倦，一連三天，人們匯集在七斤子院裏，向高家惡霸伸吐冤屈。誰人不知，高家惡霸──高讓、高懷、高登雲，高雲卿、狗腿子高孩等，幾年來卡住羣衆咽喉，打罵、訛詐、强姦、殺害，無惡不作。村裏一股泉水，他家獨霸住不許別人澆地，劉三林則家哥得扭澆了一扭水，被高登雲打的死去活來，三林則看不過眼說了句：「扭澹澆扭水都不成？」高家就要鋤斷劉家的根根。去年五月竟一頓將三林則的兄弟打死了。

高家的威風好威風啊！但是今天呢，羣衆要向他們清算仇恨，幾個兇煞神站在羣衆面前，灰溜溜的低下了頭。劉建國媽媽抱着孩子說：「孩，快提你爹爹的死！」他爹死的好苦，高家沒有道理的將建國他爹活活打死，臨死時連「老漢鬍子」都光了，這個仇怎能不報？劉建國走過來，指着高家豺狼的鼻樑：「你造謠說我女人害下梅毒，鬧的一家人幾乎拆散。」他哭了，他的母親和女人都哭了。劉建國氣的要砍高雲卿，衆人把他勸住。

高家惡霸的居心，就是想害死男人，剩下女人任意讓他們姦污。郝士元老漢說：「高雲卿，你背上刀子、獨角牛搶，强姦我郝兒媳婦。我兒一年四季在外做營，過月三十回來，你把媳婦霸佔住都不叫過個團圓年，還嫌不方便，背上破鞋要害我郝獨苗苗兒子。」他說着氣的憤不過，用腳跐住高雲卿的腳面，拚命跺。他老淚擠過來，並向仇人撲上擰巴掌。人們要求將高雲卿綑起來。高雲卿這傢伙是太壞了，下川坪嫁到外村的女兒，外村與下川坪村有親戚的婦女，幾年來都不敢進下川坪村，因爲就怕高家的報復。木匠韓王轉對高雲卿說：「你高家把人欺侮的夠受了，這下川坪的村名都要變成「高平關」了，你把此村的嫁外村，快要路絕人稀了。」他是怕他住娘家不敢回來的兒媳婦說的。千萬萬臨，不年不敢去，親戚的女兒、親戚、朋友，聽說咱們爭這些惡霸，趕跑來了，郝她們要伸冤、要表白，誤嫁到東山的二女兒說：「我三年沒住娘家！」她說做的說不下去。因爲有一次她住上家時，高家惡霸想在她身了打主意，她不從，就說她是特務，把她綑起來，壓掉了她肚裏的孩子，這樣弄的夫妻不和，翁婆看不起她，她怎能不傷心，她失聲地哭了，哭的再說不下去。許多良家閨女、寡婦、少婦的清白的身世，都被高家惡霸染上了污點。這些羞恥的「秘密」，她們不願在羣衆面前說出，她們拉着幹部流着淚到人少的地方去控訴。

高家惡霸的罪惡太多了，强姦婦女、謀財害命、誣賴好人、訛詐銀錢土地；說也說不完。復員軍人張國治和張玉叔結婚後，受了高家欺騙，把積存的一些財物寄放在高家，惡霸們見財起意，誣賴好人，說張國治偷了他二斗半料，在羣衆面前鬥爭。個性倔强的張國治，又不願背這不名譽的包袱，又氣又羞，一病便死了。這時張玉叔背着男孩，拖着女孩，她哭喪的抓住惡霸的領口喊：「我問你要丈夫、要東西，你要誰來養活我這三個娃娃呀！」羣衆都傷憤的事情哭了，一齊喊打，七手八腳的抓住惡霸們打起來。羣衆要割他們的鼻子和耳朵、剜他們的眼，最後經過多方的勸解，允將惡霸送交政府嚴辦。當昔日站在人們頭上逞兇的惡霸，被民兵押着向縣府時，全村男女擠滿街頭，自動高呼：「一齊死兇吧！永不回來！」

幹部帶頭搞通思想
羣衆積極教育民兵
嵐五區檢查冬訓

（嵐縣訊）五區各村中隊長於一月二十五日集會檢查冬訓工作，其中郭家沙溝、鐵青、張家灣等村冬訓，還重疏通幹部和民兵思想，配合練技術，使工作獲得很大成績。如張家灣民兵中隊長在民兵會上首先檢討自己過去作風不好，强迫命令，給羣衆態度不好，這樣打破了民兵不敢檢討錯誤的顧慮，在民兵會上和羣衆前都作了反省，民兵牛滿不滿他檢討，便首先帶頭檢討思想，結果省了過去串門子、不勞動等錯誤，並在實際行動上改正了。由於民兵自己反省自己，羣衆便也熱心幫助他們，如王有家採在民兵王滿大檢討自己錯誤後便對他說：「你們年輕人做事要老實，公公道道才對。」要一般青村老年提民們，在冬學內給民兵講過去地主壓迫時代被地主殘酷剝削的事蹟，王觀柱老的說：「你們年青人，有的沒嘗到當年地主和舊政權壓迫的痛苦，現在可要好好的辦事，你們看咱村人都有了地種，要不好好的辦事，反動派來了，咱的地又保不住了。」民兵思想通了後，在技術訓練上也就進步很快，如郭沙溝五十四個民兵，過去只有九個人會打槍，現在半數以上都學會打槍埋雷，投彈也有進步。但在楊家會里、大蛇頭等村，由於幹部不深入工作，民兵集訓只講道理，和民兵思想行動沒有結合起來，回去後又沒抓緊領導，結果冬訓流於形式，陽寨村在集訓期間，雖也有人反省，但不夠懇切，民兵張金泉、王三科只怨別人不抬舉自己，對自己錯誤卻不檢討；大蛇頭村小隊長班某男女關係不正確，羣衆非常不滿，該村中隊長卻採取姑息態度，羣衆提意見也不理，各村中隊長於檢討後，提出彌補辦法，爭取在春耕前完成訓練。（劉立滿）

三交公商
招待過路傷員

（臨縣訊）三交公商熱情招待過路傷員，某天夜來到三十六個傷員，十一家商店分別招待在自己的家中，鄧家出麵麵、白麵、豬肉、粉條等招待傷員吃，黃河商店住進的一個重傷員，吃飯不便，他便把自己的被子、褥子給傷員蓋上，大便在褲子裏也給洗了，把自己的新被子給傷員同志蓋上，臨走時，叫擔架員拿上被子，傷員們都感謝他們的招待，代表傷員們立簽字致謝。（林紙）

陝甘寧、晉綏、太岳
商業貿易暢通
臨縣商號擬販紛紛復業

（本報訊）晉綏、陝甘寧、太岳三大解放區之商業貿易已暢通無阻，陝甘寧之鹽及晉綏之豬羊、麻油等，正源源互流，商旅馬絡繹於途，僅從臨縣、磧石兩地運銷臨縣之貨物即達十餘萬斤。過去遭受閻頑封鎖，商業陷於破產之臨縣商號，近已紛紛復業，該縣城兩月來商販已由廿餘戶增到二百卅餘戶，元宵節前南北大街終日人聲鼎沸，軍民合作此，在春節三天中，貿易額達千餘萬元。

索回改嫁女人
陳正新全家團圓

（本報訊）磧石陳家山復員軍人陳正新，經政府幫助，索回已經改嫁的女人，於今年一月又歡樂團聚了。陳正新於四〇年參軍後，當時優抗工作不健全，其妻因生活困難，到第二年就帶着兩個孩子改嫁到臨南雙廟峪。四五年陳正新復員回來，即提出要索回妻子，當時臨南縣政府未積極處理，此事遂被拖延下來。去冬，行署下鄉同志發現此事，陳又一次提出要求。起初，陳的妻子尚擔心回去無法生活，政府一面教育，一面給她撥小米四百斤安置家庭。另外，對娶過抗屬的男人也進行了教育，各方面都願意了，政府僱了毛驢，女人騎上，陳引着兩個孩子，歡歡笑笑的回去了。（孚）

抗議美軍暴行
台灣萬餘學生大示威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一月十七日滬文匯報載台北航訊：北平美軍暴行及內地學生界的抗暴運動消息傳至台灣後，以台大爲中心，組成台灣省學生界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一月九日晨，台灣大學、延平大學、台灣師範學院、法商學院、建國中學、台北女師等校學生及一部份公務員店夥工人，約萬人，在台北市新公園集合出發遊行。事先，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曾企圖阻止遊行，令警備司令部鎮壓，陳之參謀長柯某並親自出馬，但無效果，遊行仍按預定計劃進行。大隊經中華路、延平路、中正路、中山路，沿途交通斷絕，商店的樓窗中擠動着黑暗暗的人羣，到處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

重慶學生抗議國特暴行
「我們要站着死在愛國主義的陣營中！」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重慶大公報六日專電報導：五日，重慶附近江北縣大批國民黨特務，兇毆宣傳美軍暴行學生，詳情如下：該日重慶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宣傳隊，正在江北縣演出「美軍暴行」一劇時，突被身着美服之兩百餘暴徒襲擊，學生受重傷者三人，輕傷十餘人，演劇道具皆被搗毀。抗聯代表當晚爲此發表「告同胞書」，痛斥國民黨當局縱使特務破壞學生愛國運動之極端無恥，並稱：「我們要嚴正聲明，無論暴力怎樣猖獗，我們決不會貪生，我們要站着死在愛國主義的陣營中！」

重慶民主團體宣言
驅逐美軍，抵制美貨，廢除蔣美商約，反對奴才外交！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一月六日渝新華日報載：渝市十六民主團體爲抗議北平美軍強姦暴行，聲援全國學生愛國運動，發表聯合宣言，要求：（一）立即驅逐美軍出境，反對一切有關軍事的非法協定。（二）廢除絞殺中國工商業的「中美商約」，反對一切不平等的經濟協定。（三）公開審判各地暴行美軍，嚴厲懲兇、賠償，並由美國政府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四）抵制美貨，中國人民應一致與美軍事政治機關工商業採取不合作，直至美軍退出國境、中美商約廢止之日爲止。（五）要求政府明確表示其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反對一切崇洋媚外的奴性政策。該十六民主團體爲：陪都反對美軍暴行委員會、民主同盟重慶市支部、民主建國會重慶分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重慶分會、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九三學社重慶分社、中國民主憲政社重慶分社、民主憲政促進會重慶分會、華北政治建設協會重慶分會、重慶婦女聯誼會、陪都青年聯誼會、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分會、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重慶分會、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四川分會、重慶雜誌聯誼會、民主文化教育事業協會。

勞協在港展開工作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一月十七日滬文匯報載稱：中國勞動協會現已正式在港展開工作。朱學範氏被撞傷後，即在瑪麗醫院療治，現已痊愈。勞協在滬之工作人員亦陸續來港。

美國的陰影
——真理報記者報導——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塔斯社莫斯科五日電：真理報記者獵里·朱亞夫自美國返蘇寫道：一月初，經濟顧問委員會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不愉快的新年預測。專家們承認，據一般的意見，目前工業活動的基礎多少是人爲的，並稱，生產的下降和失業的增加，已屬無可阻擋。

問題是在過去五個月內，物價增高的程度，有如戰時的五十四月，而另一方面，自從沒有管制時工資的可得以來，普通美國人的工資則急劇下降了。十二月三十日勞工部發表報告稱：一九四六年的特點，就是物價水平已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度。故總統羅斯福曾通過禁止提高物價的法案，並制定政府管制物價，戰後，這個制度在獨佔資本家集中打擊下垮台了。記者當時在美，曾有機會目擊其經過情形。

突然，一切舖子裏沒有肉了，雖然牧場上有着八千萬頭的牲畜，到處都有排成長列的買肉者，家庭主婦打破了肉舖的櫥窗，並譴責政府。杜魯門取消了管制，於是一個晚上，到處都有了肉了，不過價錢是增加了一倍。現在是獨佔資本家在襲擊物價管制制度了。在這裏，記者可以引錄一個小組的消息：在紐約市北部布隆克斯地方，素來買不到糖，打破了櫥窗，而在另外七家舖子裏，在櫃台找不到糖之後，不得不叫警察來恢復秩序。

美國現在正在建築狂潮之中，每月投入建築的資本在十億元以上，但是記者在紐約，從來沒有看到過一所完整的新房子已有了新的房客住在那裏，雖然杜威以此張的資格，承認現在紐約州有七十五萬人已得到新房子了。新房子之所以沒有完成，乃是因爲房租的管制還沒有取消，而在全國地產所有人協會，已在十一月決定發動一個增加房租的運動，由共和黨參議員斯尼斯·惠利去影響其國會同僚，以求廢除管制。房主們現在搜得很可觀的利潤——一年約十億元，而且認爲不需要化什麼錢修理，因爲現在由於房屋的缺乏，人們都願意搬到貧民窟的任何的窟窿去。在支加哥，情形之惡劣，竟至於去年他們把舊的電車調整一下當房子住。杜魯門總統曾宣告缺乏房子五百萬幢，而另一方面，卻有五十萬幢房子不適合基本需要。不僅如此，房主們寧願使新房子不完工，要等房租管制取消再說，那時他們就能從房客那裏索取隨意所欲的大筆租金。

爲要使物價膨脹，就必需造成商品奇缺的氣氛，當顧主看到市場上商品沒有了，他就不會還價了。這種很簡單的盜竊方法，就是把鉅量的供應品囤積在倉庫裏，據民用生產局稱，自從一九四五年七月以來，這種囤積供應品已增加了四五倍，而以價值計算起來，逐月都增加十億元。當詢以再囤積下去是否好，因爲那時一切貨物都將爛掉了，而只能利用一堆廢物了，覺醒的商人就焦慮地搖搖頭。

小康階層人民在戰時所存的儲蓄（那時人們可以說很可觀的錢」，大體上已經耗盡了，現在勞動人民的工資是很難維持生活的，他們估計一個四口之家需要多少錢可以維持生活，而不需借債，——總數是一年二千九百六十四元。

還應該提出一般的，是據最近美國報紙上登載的統計，美國當前已有了「生產過剩」的威脅，並謂在不久將來，美國資本家勢將不得不關廠，因爲他們看到囤積物品沒有售脫的實際可能性，而這就將是可怕的經濟危機真正開始到來了。危機的陰影，使華爾街的大老闆們心神不安。產業工會聯合會主席莫萊在其致經濟顧問委員會函中，指出關於過去數年內機械化的增加，生產力已達到空前的高度，如果不採取急劇的步驟，生產的狂跌或將於今年底或一九四八年夏天發生。美國報紙登載了不少的消息，說反勞工的立法，乃是使他們「堅強」的辦法。

同時密切注視美國公共生活的人，也應注意下述的消息，如喬治亞州成立法西斯組織「哥倫布會」，這一團體是依照希特勒黨的模型建造的。又如關於紐約成立一總計劃戰爭的志願軍團的消息，這一軍團的創始人，就是杜威自己，該軍團首腦稱：該團人員將受訓練，用以「鎮壓國內的暴亂和騷動」。之後，下年報紙提出問題問杜威，他是否知道這一團體多久可以成爲美國的鬥爭除之核心呢？杜威先生對此沒有回答。

×　×　×

新加坡華僑團體決定
控訴荷蘭當局暴行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據安塔拉通訊社新加坡九日訊：有二十七個華僑團體，決定向聯合國控訴荷蘭當局的暴行。荷軍在巨港挑起的戰鬥中，屠殺和殺傷成百名華僑。荷蘭海軍近圖封鎖印尼共和國海岸，不斷扣留印度貨船，數日來，已扣留中國人貨船五艘。新加坡各華僑團體已提出尖銳抗議，並決定抵制停泊於新加坡的荷蘭船隻。

豫北我軍殲蔣僞近千
冀東我克安平鎮等重地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豫北發旺（內黃屬）蔣軍四十師三十二師及湯陰僞軍孫殿英等部，近日復四處出犯，被各該地八路軍殲滅近千，後者並收復新鄉城外分將池（何屯車站北）及湯陰屬樊鎮附近之姬家山、甄莊等七處據點。

（新華社冀東十二日電）堅持冀東蔣佔區後方之八路軍廣泛出擊，一週內，殲蔣僞三百餘名，收復香河屬之安平鎮、河西務，寧河東之板橋鎮等重要據點多處。

零比卅六
太岳趙川游擊大隊
五戰五捷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二日電）太岳軍區頒通令表揚晉南游擊戰爭英雄趙川游擊大隊零比三十六的光輝戰例。該大隊從一月九日到十五日一週內，深入蔣僞軍構築嚴密的格子網式的地區，五戰五捷。一部於九日經過兩鎮，夜行軍，翻過層層封鎖線後，以突擊解決蔣區一個偽公所，俘區長以下二十七名。十五日，敵集合蔣氏部隊、「愛鄉團」各一部，駐地合擊，該部小隊時，遭游擊隊伏擊，敵三五名潰退，大隊經八戰，無一名傷亡，敵不敢作戰，一週，潰敵。

香港中國工人
提出增資要求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香港訊：此間代表一萬五千工人的華人機器工會，於九日晚緊急會議後，決定向香港政府之廠主提出加薪百分之一百五十的要求。目前，普通機器工人日薪僅兩三元，在此百物騰貴情況下，實難維持生計。

海安蔣軍僞裝新四軍
騙羣衆開門大肆屠殺
卑鄙！陰險！狠毒！

（新華社華中十二日電）侵擾蘇中海安蔣軍，於去年十月底在附近南田鄉製造駭人血案，直至最近始輾轉傳出。其經過如下：去年八月初，蔣軍侵佔海安後，即強迫附近南田鄉民衆組織「民團」、「巡邏隊」，保護其交通線，爲當地民衆拒絕，蔣軍乃於十月底某夜，以一部僞裝新四軍，直奔各家門口，詐稱「打游擊的」，騙開門來，即拔出刺刀，抓住開門的人，一刀一個，挨門欺騙，一共殺了四十六人，隨後由所謂「打羅隊」，大喊「捉土匪！」，再後是穿黃軍裝的蔣軍假門放槍，原來僞裝新四軍的殺人犯便四向逃散。穿黃軍裝的蔣軍復假「剿土匪」爲名，又騙去羣衆二百多人，分爲三隊，一隊是幹部隊，捆了帶走，至今生死不明，一隊是壯丁隊，强令穿起黃軍裝，補充部隊，一隊是老少婦孺，迫令他們每天每人交給蔣軍六斤米。事後，所有假新四軍、打羅隊和穿黃軍裝的蔣軍，分頭到海安集合，分錢分物，大吃大喝。

日本財閥報紙
重彈侵略中國老調
叫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

（新華社延安廿日電）據滬報載：代表日本財閥之東京「每日新聞」報，最近公然重複「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老調。該報一月十一日社論聲稱：「當前爲經濟時代，日本在遠東之任務依然重大，尤其對於中國爲然。」繼即說明，今日經濟之繁榮，密切聯系中國，當迅速復興中國。經濟前途依賴於工業者少，而依賴於農業品之交換者多，日本將製造必需品以供中國人民應用。日本一九三六年度對中國貿易，居於供給化學品、機器、紙張、鋼鐵等。日本一大部工業設備將作爲賠償品，今後不能供給此種貨物，但日本將保有各種輕工業，如紡織、製造絲紗等物，以供給東亞各國人民日常之需要。中國可供給日本食鹽、大豆、麻、棉、菜、油類、肥料，日本則以織物、脚踏車、零件、海產及藥品作爲交換。總之，日本將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代替德國之地位。（此即日本財閥企圖將中國作爲「農業國」，置於「工業日本」控制下之具體計劃，這個計劃是得到麥克阿瑟批准的。去年年底，日本準備從美國及我國傾銷棉紗、毛織物等，國民黨當局決定大量進口日本工業品，並供給日本食鹽。此項計劃正在積極進行中。）

簡訊

（新華社華中九日電）蘇中東台新民主政府頃撥放紡織貸款三千五百石，組織九千婦女從事紡織。

我又笑了

馬澤民

我原來是個小八路，因爲年齡個子小，同志們都叫我「小馬」。四三年那年敵後到處遭荒旱，軍隊老百姓都很困難，爲了減輕人民負担，克服困難，實行精兵簡政，我暫時的復了員，找到了一個主家給人家放牛，那時我才十五歲。

小馬進了籠

自從端上了掌櫃的飯碗，就成了籠裏的鳥，不能自由了，每天天不亮，掌櫃就喊叫我：「放牛娃，太陽照着屁股啦，還不起床，不怕睡死你！」我聽了不敢遲慢的跳下床，就去給掌櫃送尿盆，掃地喂驢子，通灶火，這些事兒做完了，天才發亮，喝上幾碗稀米湯，揹上糞簍，拿上皮鞭，趕着我那三個同伴（黃牛）爬上山坡。

第二天，吃了早飯，我把帶來的一本國文拿了出來，準備帶到山坡上去看，被掌櫃看見了「哼！放牛娃還看書哩！」就把書收走了。掌櫃家的兩個小「少爺」，和我大小差不多，可是我得給大家洗碗，還得把飯一碗一碗端在他們嘴邊。「少爺」們上學去，拿着雪白的蒸饃，總到我跟邊視來視去，引的我嘴裏直流口水。

一天傍晚，在山上放牛，忽然看見山下一羣隊伍，向東走着。人家都傳說着：「八路軍攻陽城，保衛秋收哩！」我好像見了自己的叔伯兄弟，瞪着眼看着，把什麼都忘掉了，只是想着：「咱隊伍把陽城打下，我們就有吃不完的糧食，也許該把我叫回去啦吧。」我一直把隊伍看的不見影了，心裏就發起酸來。

秋收了，掌櫃說：「吃飯頂個大人吃，做活也得頂個大人做！」就給我挑一對牛腰粗的大荊簍，滿滿的給裝了兩簍穀穗，足有六十斤，地離家二里多路，還要翻個山。唉！端人家飯碗，連個不字也不敢說，只好勉強的担。我底腰痛的直不起來，又不敢大哭，恐怕掌櫃知道了又罵，要開除。停不久又叫我担大糞，一天担了六担，我的腰直痛死了。夜裏睡不着，眼淚把被子頭枕頭都浸濕了，第二天還得照常的做活。

難忘的日子

下了兩場大雪，我還穿着夾衣，夜裏睡在冰涼的席片上，蓋的是露出小肚的破被子，凍的我蜷像個看家狗一般的圈成一團，一夜沒有安睡。公鷄「喔喔」叫着，窗紙漸漸發亮了，還又逼着我得趕快起，倘若遲了，掌櫃又不知該怎樣罵我哩！起了床，把一切雜活做完了，掌櫃在被窩裏告我說：「快吃罷飯，把牛趕到後圪凹地放飽，太陽出來了，我去犁地。」我溜飽了稀米湯，就揹上我那熟悉的糞簍，拿上皮鞭，趕上我那「同伴」走出大門。可是街上家家還都緊緊的關着門，到處像墳墓一樣的靜悄悄的，只有放牛娃和他的朋友——大黃牛的足跡，印在被西北風刮裂了的大路上。

唉！可憐的稀米湯，尿了幾次肚裏就空空的了，身上的溫暖也被西北風刮跑了，手和臉由紅變成了黑青，一筒筒的鼻涕滴在衣襟上，已結成了冰珠。大風像兇獸一樣的吼着，我腦子裏邊現出惡狼，張着血盆大嘴，長長的一對撩牙，好似就在我身邊了。心在通通的跳，汗毛也直起來。黃牛把肚子吃飽了，臥在我身邊，才給我壯起膽子，惡狼也消失了。

大風吹的我縮在牛肚下，代替了棉襖，脊背好像到了天堂，肚子在地獄活滑。我按了按牛肚子，如皮鼓一樣飽，我底肚腸翻上翻下，「咕嘍、咕嘍」的叫，唉！我連牛都不如啊！現在我還穿着夾衣，赤着腳。又想起我那逃荒的爹娘，淚珠一湧而出，再也不能壓制下去，放聲大哭起來。但是冷風還是無情的吹，渾身上下凍硬了，一扭臉看見不遠的地裏，一堆土上冒出一絲青烟，就像渴馬兒見清水，又像失奶的孤兒看見了母親。唉！窮人命大，不該死總有救，我興奮的想一步跳過去，可憐呀！腿腳痛不由自己。好容易走到了火堆邊，看見火像看見親人一樣，不顧一切的把手插進去：「爹娘啊！你們還在世呀，你們知道！你底孩兒，在野地裏受罪嗎？」這時對着火，我又滾出了一串串熱淚。但是親愛的火也被大風吹冷了，要不，就把手皮燒壞了還不覺得熱呢！

太陽在浮雲裏射出微光，眼看就要晌午了，還不見掌櫃的影子，只好趕牛回去。

掌櫃坐在火爐旁，大腿放在二腿上，半睜着眼對我說：「天氣太冷，凍的手伸不出來，等暖和了再犁吧！」唉！人家坐在火邊伸不出手，咱穿着夾衣在牛肚下，難道我是鐵人，不是爹娘養的骨肉麼？這話祇敢在肚裏說，要不掌櫃就要開除咱。

稀米湯在火上熱着，肚裏餓得慌，那還等及呢，沒等熱熱就喝了一肚子，一會肚子就痛了起來，實在痛的吃不住，我才告給掌櫃，他冷冷的說：「稍停一停，再在上茅子到外邊圪轉。」

我又笑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八路軍于文保同志來啦，他蹦着笑着告訴我：「小馬，我來叫你了，跟我回去吧！」我一下就呆住了，我想：我還是這樣小，就能再回八路軍嗎？他一定是跟我開玩笑，「屎，你不要哄我啦！」

誰知道竟然是真的呀！八路軍要擴大宣傳隊，叫我回去演戲哩。媽呀！我高興的不知道怎樣才好！

掌櫃的不知道爲什麼也那麼殷勤起來了，給于同志下掛麵，還叫我一塊兒吃。臨回去的時候，還要我帶上核桃，我什麼也不在意，祇想一步跑回八路軍。一路上，緊跑慢跑的天就黑了，進村時家家窗上現着燈光，邊走邊找，這個院子也不是，那個院子也不是，好容易才到了宣傳隊住的院裏。我喊了一聲，同志們都從樓上跑下來，把我簇了上去，這個拉過來，那個拉過去，真要把我撕開了呀！

好容易才得坐下休息。媽的，腳上的凍瘡痛得要命，痛直蹦彈不得了，這個禍害爲什麼這樣膠呢？從此又回到共產黨的懷抱……和三個月沒見的同志又團圓了，現在我不是在大雨淋淋的坡上，而是在桌子前認生字；我不是在掌櫃眼前皺着眉頭，而是忍不住的在笑呀！我這洪亮的嗓子，重新的活躍起來。但是從此，我腦子裏記下了一筆血賬，我要同千百萬有苦有冤的弟兄們向地主們算賬呵！

修橋

李株

八路軍解放了晉西南，
無數的人兒晝夜往前趕，
中陽河關路在眼前，
要想過河橋已坍！

三位老人家趕來修橋，
手中只帶兩隻鍬，
看見那河岸上人堆滿，
看見那橋坍心裏焦！

人老他們還勁氣足，
一捆捆的高粱稭往上鋪，
石頭硬的地皮都鏟開，
脫下那羊皮襖來包黄土。

看他們只穿短小棉衣裳，
看他們橋上橋下一趟又一趟，
看他們大汗珠兒往下淌，
彷彿見了他們幫助軍隊的熱心腸！

一頓飯功夫把橋修好，
南來和北往的全都過了橋，
看着那人們都已走遠，
老人家站在橋畔眯眯笑。……

1946、12四坡底

拆洗被子送柴火

潘順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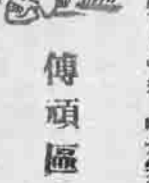
快到舊曆年關的時候，有一天，興縣五區磁窯溝村幹部張永清、高米榮、賈勞三個人跑到後方醫院三所來了。他們對彭所長說：「我們村裏的人都說：『過年了，傷病員同志的被子髒了，破了，咱們應該給他們拆洗縫補一下，好叫同志們過個舒適的年。』我們是代表村裏大家的意見，來專門和你們商量這件事情的。」所上的同志聽了羣衆這樣熱心愛護傷病員，實在不好推辭，就接受了村幹部們的意見。他們帶了六十三床沾有膿血的被子回去了，分給了全村的婦女拆洗、縫補，過了幾天光景，全部拆洗得滑蛋蛋的送來了。

但是他們覺得幫助傷病員太少了，回到村裏對羣衆說：「這樣數九寒天，我們看到醫院燒炕的引火柴有困難，趁着沒下雪的時候，多打下一些引火柴送到醫院，好叫傷病員睡暖炕，好的快。」羣衆聽了都說同意，一天下午就組織起十五個人，唱着跑上了山，一會工夫就揹回來十八綑雜草和樹枝，第二天把一綑一綑的柴火送到醫院的院子裏，足有一千大幾百斤。人民衷心的愛護，感動得傷病員都說：「睡的暖炕，蓋的乾淨被子，老鄉比家裏人還親，我們再拼血汗也甘心。」

老朱探房東

谷豐

我們的炊事員老朱，原是文水閻軍七十九師二團的士兵，於去年春天在東莊戰鬥中獲得解放。從此他得離開了使自己受罪的文水城。這次文水城重獲解放，他又以勝利者的心情，跟我軍重回文水城。三日晚間，老朱洗淨了鍋，拾掇了案上的傢具，抽空探望他闊別一年的房東，老朱在一家高樓門前叩門了，大門裏面在問：「誰呀！」一帶着兩腔的老朱充滿歡喜的答着：「是八路軍嘛！」門「呀」的一聲開了，一見老朱，老鄉便驚慌起來，老朱搶先說：「我現在是八路軍了，不要害怕。」老鄉聽說他參加了八路軍，才高興起來，請老朱進屋、請坐、倒茶、遞烟，親切的說：「你參加了八路軍可闊好啦，一年多沒看到你，臉也黑了，身體比過去健康了。」老朱告訴他們說：「八路軍同志們待我都像親兄弟一樣，心裏一滿是高興得……」老鄉以諷刺的口氣問道：「閻錫山不是說八路軍捉住俘虜就要殺頭嗎？」老朱嚴正的回答：「閻錫山狗日的就會造謠，要是殺了，我還能見你們？」說着惹得滿屋的人都呵呵大笑了。



傅頑區小影

歸化人民的受難

新從歸綏逃難出來的郭引財老漢告訴我：現在歸化城已成了鬼世界，老百姓沒吃沒穿，沒炭燒。好多民房都被傅作義拆去修了碉堡。一斤炭要幾百元票子，還輪不着老百姓買。因爲炭一到，保甲長就說要「統一分配」！結果都分配到他們官家去了。老百姓沒辦法，祇好砍柴燒。可是砍柴也得經過批准，過了五十歲的人就不給開條子，年青人拿上條子去砍柴，一出門就被抓去當兵；所以老百姓買不起炭，又不敢砍柴，都說：「活活凍死在這座鬼世界裏吧！」

行軍小記

圖風

（一）

去中陽的路上，來往行人很多，大都是送公糧的老鄉，有的是牲口馱着，有的是自己背着，都談笑得非常高興，好像已經忘記了自己身上還揹着三四斗小米，特別是遇見一列列的俘虜，大家更是興奮異常，一個老鄉指着俘虜說：「看那圪蛋那個灰勁」。大家都笑了，然後他又說：「看咱八路軍，面貌上就不同，你看，都是紅圪丹丹的。」

（二）

從中陽出發，一路上很多村子都沒有人家，地也都荒蕪得不成樣子了，晚上住在曹家峪，村子倒不小，但只有五家，還是來了八路軍以後才搬回來的，房子都塌了，院子裏和房頂上都長上一人多高的蒿草，炕上也長滿草了。先前讀晉西南民謠：「『兵農合一』好，地裏長滿草，」如入荒涼境地，而不意實見比這還要糟糕！

（三）

到石樓一帶聽說這一帶是無人區，讓閻錫山鬧得太不像話了，石樓一縣事變前三萬多人口，幾年來「兵農合一」合得剩二萬多人了，讓狼吃了的就兩千有餘，白天，狼可以入城，慘淒之狀，可想而知。

（四）

一晚住在大麥郊進了房子見炕太小，我想找點草鋪在地下睡，走出門來看見院子裏有一堆乾草，我就跑去和閭長商量，閭長說：「可以，可以，拿去吧。」我又說：「明天早上我再給你抱回來。」說罷我就走了，他們就議論起來「看這隊伍夠多好，真好隊伍哩。」

（五）

到了下營時，隊伍一進村，老鄉們就送來了開水，他們見來了這麼多隊伍都滿面帶笑，一位老太太提着水壺，送到同志們跟前，倒了一碗又一碗。「同志們辛苦啦，快喝口水！」同志們覺得非常親切，咕嚕嚕的喝着開水，剛才那疲乏勁兒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誰承認你的狗「憲法」

（街頭詩）

蔣介石一心要想當美國的兒皇帝，
壯着狗膽叫「國大」，
漢奸惡霸貪官污吏做代表，
假眉三道踩完了些假「憲法」；
大家一聽就冷笑，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
烏龜王八那裏會有好計劃，
滾你的蛋，
誰承認你那賣國獨裁的狗憲法！」

廣重事 [illegible]